

一之物語餘華軍空

濱之水易

著 涵 子 蘇



MG
J246.7
291/2

一之物讀餘業軍空

濱之水易

著涵子蘇



3 1764 7963 6

行印部治政會員委空航

版初第 十年一十三國民華中

目次

易水之濱 一

北海之濱 一二

司馬穰苴 六七

南 齊 雲 八一

弦高犒師 九二

易水之濱

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

壯士一去兮不復還！」

這是一個深秋的清晨。

雖然才到深秋，然而北地早寒，已同江南的冬天差不多了，白茫茫一片濃霧籠罩着大地，已經沒有多少樹葉的樹枝，被北風刮着，在濃霧裏蕭蕭作響，有時如萬馬奔騰，有時又如十戈加交，那遍地落葉也被北風刮起，一陣陣如蝴蝶飛舞。一片深秋特有的蕭瑟之氣，被這大霧籠罩着，也覺得朦朧了。



(南)

這濃霧裏，除了風掃檉枝的沙沙聲，在那官塘大道上還傳出鱗鱗車聲，聽得馬蹄聲，這便是燕太子丹，荆軻，秦舞陽同他們的朋友以及伴當們。他們在城裏時並不覺得有霧同無霧時有甚麼大兩樣，然而一出城市，踏上郊野時，濃霧給與的新鮮刺激，使他們的腦子格外清爽起來。

荆軻斜倚在車座中。他旁邊坐着他的好朋友高漸離，穿着白衣，戴着白冠，手裏捏着他生平最愛的樂器，一隻竹槌。

新鮮的空氣刺激着荆軻，使他的思潮活躍起來；他偶爾一回頭，看見白衣白冠的高漸離，不覺伸手撫着燕太子丹從趙人徐夫人手裏買來，又用毒藥煮過的那把鋒利的匕首，暗想：——提着這樣一把不滿三尺長的匕首，到兵強將勇的秦國，去刺那位天下第一的暴君，豈算是危險事呢。你瞧，他們都白衣白冠來送我，就是明明白白表示我一定是葬身秦國，不能回

到故鄉來了；噫，休說他們，便是我自己也不是這樣想嗎？我荊軻再不能在這濃霧中，坐着車，優遊自在的閒逛了！

饒是荊軻那樣英雄，想到這裏，眼看着這大好山河，也不禁有點黯然辭傷了。

——大丈夫那能怕危險！過了一歇。荊軻自己一轉念：除暴救國原是我們的職責。秦王無道，壓迫百姓，併吞隣國，滅韓趙，伐魏楚，野心不小，眼見燕國這一片大好河山也要變成它的囊中物了。何況我身受太子厚恩，又以這樣大事相託，我那能負他！古人說得好，「士爲知己者死，女爲悅己者容」，我此次去到秦國，一定要努力做去，刺殺那暴虐無道的秦王；我不能讓寶法尊義於前！畏的。大丈夫怕甚麼危險，就赤手空拳也要到龍潭虎穴裏去走一遭，何況我屢蒙遺藏有這把寶利無比的匕首。

「哎呀！你說燕國須救。太子的厚恩須報，便是田光先生薦樊將軍對我的厚意，我也不能忘却呵！」

想起了田光先生薦樊將軍，過去的事情便在荆軻眼前閃耀。

x

x

x

那還是荆軻才去見燕太子丹的時候。

燕太子丹因為燕國的環境惡劣，去向田光先生求計，田光先生自謙年紀老了，不能為力，把荆軻薦給太子丹，太子丹聽了非常高興，便請田光先生馬上去請荆軻。

田光先生見了荆軻，把太子丹的意思說了，荆軻也願意，便準備去見太子丹。當荆軻與田光先生分手的時候，田光先生突然說：「我聽古人說過，大丈夫做事，不能讓人疑惑。今天我同太子分手的時候，太子向我說

：「剛才談的是國家大事，請先生不要洩漏！」太子這樣說，顯然是疑惑我不能保守秘密。一個人做事要使人疑惑，真是太難堪了；那能算是一個大丈夫，那能算是一個義俠之士！足下見了太子便說田光已經自盡了，太子向我談的話，決不會有第二個人知道，請太子放心好了。」

田光先生說完，從從容容拔出佩刀，回過手來向項下一勒，荆軻搶救已來不及，田光先生死了。

這事很刺激了荆軻。

記憶之瓶既然打開，一幕過去，另一幕接着又來了。

荆軻向燕太子丹獻計，叫殺了秦國的亡臣樊於期將軍，拿首級去獻秦

王，好於中取計；太子丹不答應，請荆軻為外想計。荆軻知道太子丹不忍用這樣的惡辣手段，便自己跑去見樊於期。

兩人見面後，免不掉要說些客氣話，漸漸才拉上正題。

「秦王待遇將軍，可以說太殘酷了，父母宗族都殺完了還不足與，還要懸着黃金千金，封萬戶侯的賞格，買將軍的首級。將軍，你怎樣辦呢？難道這國仇家恨便罷了不成！」

「我只想想起過去的事來，便痛入骨髓，也恨入骨髓。我那裏能不報仇，奈何想不出一條好計來！先生今天來談起這事，必有妙計見教。」樊於期說着，不覺流下淚來。

「我現在想好一條計，可以把燕國的國難解除了，也可以報將軍的仇；只是不好說出口。」

「先生，這是我樊於期求之不傳的事；有甚麼不好說出口的？先生。」
請說罷，我聽着呢！」

「秦王恨將軍可以說是恨透了。假如將軍願意，便請把將軍首級給我，我拿着首級去見秦王，秦王一定高興，一定見我，那時我左手提着秦王的袖子，右手挺匕首去刺他的胸膛，一定可以成功。於是，將軍的仇也報了，燕國的國難也解除了，國恥也雪了。將軍，你看如何？」

「這是我日夜盼望的事！」樊於期跳了起來，睜大了眼，兩手握得很緊，「如今先生既然想出這條妙計，認爲可以成功，我一定照辦，我死了也一定瞑目的。」

樊於期拔出劍來，仰面大叫道：「先王！長安君！父母親！臣儉生在此，只想報仇雪恨，苦於沒有機會。現在有機會了，國仇家恨都可以一齊

報了！先王！長安君！父母親！望你們在天之靈，默佑荆先生此去成功！父母親，兒子也來了。」說完，回手把劍向項下一橫，接着身體便倒在血泊裏。

現在，田光先生早葬了，樊將軍的首級已裝在木盒裏，正放在荆軻身邊。然而這悲壯的景象老咬着荆軻，刺激着荆軻。

回憶遮了荆軻的眼，四週自然景物的變化，他是毫未注意的。現在濃霧已由濃而淡，由淡而無了，太陽也由層雲透出它的光輝來，照着樹梢，照着官塘大道，照着這一行車馬人衆，照着那滾滾波濤的易水，荆軻已離易水不遠了。

到了易水之濱，燕太子丹，荆軻，高漸離，秦舞陽以及一切人們都下車來。從人把筵席擺好，大家坐定。

「祝荆卿此去成功！」燕太子舉起酒杯來，如是說。

「祝荆卿此去成功！」大衆都舉起酒杯來。

於是，都一飲而盡。

飲了幾巡酒，大家都有了醉意，荆軻斟了一大杯酒，拿在手中，站了起來。

「秦王無道，他不但極力壓迫秦國的百姓，還想極力來壓迫他國的百姓。他又想併吞列國，一統天下，野心真是不小。現在他滅了韓趙，陳兵燕國邊境，他的意思，只要不是傻子，不用說也是明白的。燕國過去受秦王的凌辱不用說了，現在國家又處在這危難的環境裏，我們這今起來救國，盡我們的責任嗎？我荆軻不過是一介武夫，略略知道點武藝，蒙太子知遇之恩，把這樣重大的責任託負給我，我敢不肝腦塗地，盡我的能力去幹

！我一半報國，一半也是報恩。明知此去凶多吉少，大半不能生還，再不能欣賞這大好山河，然而我仍要毫不畏縮的前去，去刺死秦士，報國仇，雪國恥！爲國家，爲太子，爲死去的田先生與樊將軍，我雖碎屍無恨。今天大家白衣白冠送我，真是知我我的心意，真是我的好朋友。來，大家乾一杯。」

「荆卿，你真是壯士！」衆人異口同聲。

又吃了幾杯酒，酒漸離把竹櫛放在膝上，打將起來，淵淵有金石聲；初時聲音尚緩，過後越來越急，越來越高，慷慨激烈，使最懦弱的人聽了，也會振作起來。荆軻突然把酒杯向背後一扔，引吭高歌：

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

壯士一去兮不復還！」

歌聲同竹柳聲一樣，慷慨激烈，樹梢頭上的小鳥也驚飛起來，易水中的波濤似乎更洶湧澎湃。

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

壯士一去兮不復還！」

衆人全和歌起來，易水之濱充滿了這慷慨激烈的歌聲。

在這歌聲裏，荆軻攜着他的副手秦舞陽一躍上車，督着御者鞭着四匹駿馬，頭也不同，在鑼鑼得得聲中，滾滾灰塵中，飛也似往秦國去了。

衆人還極力高歌着：

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

壯士一去兮不復還！」

歌聲與車馬聲馬蹄聲遙遙相應。

北海之濱

(一)

「十年持漢節，出使來遠方，歸心付落日，愁思寄牧羊。北海寒風緊，天山積雪颯；山海隔中州，悠悠不能忘。羝羊失其毛，毛脫還復長；節旄日凋敝，零落我心傷。亡羊悲日暮，暗暗訴衷腸。誰憐失羣者？四顧我徬徨。皎皎明月夜，佞仰日蒼茫；不見江漢流，但見浮雲翔。四時更變化，兩鬢添新霜，愴懷思故國，何日見君王？年年守漢節，迢迢在遠方，落日歸心急，牧羊邊地荒。渴飲冰水寒，饑餐雪花涼。飄零何時已？涕泣淚沾裳。」

持着漢節——這雄視一時的大漢朝的標誌，蘇武在一白如雪的羶羊羣中徘徊低吟着這哀婉激越的「牧羊歌」。他手中的漢節雖然已是節旄盡落，然而畢竟是雄視一時的大漢朝的標誌，在蘇武眼中自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物品，便是在當地匈奴人的眼中，對於這節旄盡落，持在蘇武手中的大漢朝的標誌，也表示無上的敬意。更何況這還是人格高尚偉大蘇武手中所持的漢節，那更值得人欽敬了。

自從蘇武負了入使匈奴的使命，離開自己的故鄉，踏入北方的大漠，被匈奴幽囚以來，截至蘇武在羊羣中徘徊低吟時，屈指算來，已有十個年頭了。在這十年中間，不知經過了多少艱難辛苦，也不知遇見多少挫入志氣令人灰頹的事。然而蘇武都以毅力，都以勇氣，把這些困難完全克服了。明知羶羊決不會出奶，明知自己必終老於北海，終老於牧羊，然而蘇武

並不把這些放在意下，十年來他從沒有一天忘記自己是大漢朝人，也從沒有一天放下手中持着的大漢朝的標誌，以至節旄盡落，然而這畢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漢節。

然而蘇武並不是注定應該在萬里沙漠中的大澤中作一個牧羊者，而且須要羝羊出奶然後才可以離開這大澤的牧羊者，假如他能夠忘記自己是大漢朝的人，他早已不會作這樣的牧羊者，而作了匈奴的甚麼主了；匈奴國中，上自單于下至一般民衆，都非常尊敬這錚錚鐵漢，代表着大漢人物的蘇武。

然而蘇武畢竟作了須要羝羊出奶然後才能離開這大澤的牧羊者，因為他從沒有一天忘記自己是大漢朝的人，也從沒有一天放下手中所持的節旄盡落代表大漢朝的漢節。

在十年以前，那時蘇武還是大漢朝出使匈奴的堂堂使節，以蘇武那種彪炳的人格，很得單于的尊敬。然而不幸的事件隨着尊敬尾巴之後發生了。因為副使常惠張勝的密謀敗露，蘇武雖沒有干預，然而也受了連累，竟被單于幽囚起來。

——我一個堂堂大漢派來使節，竟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單于幽囚起來，我還有甚麼面目回故國去。我又有甚麼面目在人間苟活。

於是蘇武拔出佩劍，向頂下一擡，滿想在這一擡之下，便可以以一報國，把一股浩然之氣充塞於宇宙間而還諸太虛。殊不知在這一擡之下，竟負傷而未死，在一陣昏迷之後，居然甦醒。詎長長口長滿平復，竟又堂堂的重作一個人。

在蘇武創口平復之後，單于又派了降人衛律前來勸蘇武投降。這衛律

原是大漢人，他因一些微小事件，竟忘了自己的國家民族，拋棄了自己的故鄉，降了匈奴，現在已經居然作了「王爺」。單于因為他是漢人來降，便想到以漢人說漢人，或許更容易收效一點，於是便派衛律去說蘇武投降。蘇武如果因為衛律之勸而投降了，在衛律自然是不世的奇功，然而單于得了蘇武這樣一個人物也未嘗不是匈奴的國家的大幸。

於是衛律與蘇武見了面；衛律是滿臉含了如春風似的微笑；而蘇武却是板着面孔，真賽如深秋時充滿于宇宙間的肅殺之氣。

「子卿公，單于欽佩你的人格偉大，志行高潔，真欽佩到了極點。因為欽佩，便希望子卿公作他的輔佐，共圖大事。子卿公，只要你應允了，一定可以得到一個大大的爵位，也許是一個王爵。我現在已經是一個王爵了，子卿公，你一定在我之上。」

「我是大漢人，我是大漢的堂堂使節，只知有大漢，不知其他。」蘇武冷然的說。

「子卿公，何必自苦，還是降了的好。庸碌如我衛律，降了匈奴，還不失封王之位，何況子卿公。子卿公，我說，還是降了的好。」

「哇！衛律！你滿口胡說。你那不中聽的話，休向我講！」蘇武勃然大怒。「你也是大漢朝的人物，也是大漢民族的子孫，竟竟忘了自己的國家族，自己的祖先，降了匈奴，甘心作出賣祖國的漢奸，你真是忘恩負義，狗彘不食的東西。像你這樣東西，辱着面目活在世上，已是不可思議的事，你還有面目來見我，還有面目來胡說八道！」

「蘇武，你不降也罷，你可不要破口罵人！」衛律也憤怒起來，「我沒有面目，我忘了祖國，我辱沒了祖先，我作了出賣祖國的漢奸，那是我

，不是你，你犯不着那樣生氣。我來勸你，原是我一番好意，你不降也能，更犯不着同我生氣。好罷，你的副使參預盧常的逆謀，已經斬了，你是正使，也應該處斬。單于本要斬你，是我勸住了，說：不如勸你降了。所以才來勸你，誰知你這東西不受抬舉。不降也罷，仍然讓單于斬你。你以為我的劍不利麼？」

衛律拔出佩劍。

「我是大漢人，我是大漢堂堂的使節。只知有大漢，不知其他。我出使匈奴，竟被幽囚，有辱國體，正想以死報國，也正愁我自己的劍不利。你的劍利正好，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。好，要斬，便請下手。」

蘇武把頭頸伸了過來。

說單于要斬蘇武，原是衛律說來嚇蘇武的；單于欽佩蘇武欽佩了不得

，只一心要他投降，作自己的輔佐，那裏有絲毫殺他的意思。然而衛律竟說來嚇蘇武，蘇武豈是幾句話嚇得動的？而今蘇武竟一毫不怕，引頸受刑，反而把衛律弄得沒有辦法。真殺麼？單子的軍令如山，誰敢違背。只好插了佩劍，悻悻而去。

聽了衛律的話，不但沒有惹起單子的憤怒，反而增加了他欽佩蘇武的情緒；蘇武愈不降他，他想蘇武降他的心愈盛。

——蘇武真是個鐵錚錚的漢子！

單子想。他想着微笑了，於是他一轉念：蘇武是大漢人，大漢人是舒服慣了的，尤其像蘇武這樣的讀書人，更是舒服慣了的，與衆不同；他準受不了苦。我不如拿些苦給他受，讓他在痛苦中把志氣折磨盡了，在他受不了的時候，再去勸他，他準可以投降，我假如得了這樣一個輔佐，真是

匈奴國的大幸！

單于打定主意，就告訴衛律，把蘇武弄到一個地窖裏關了起來，而且不給他飲食，安心折磨他，那股凜然不可犯的氣概。

在地窖中，只有蘇武一人，沒有日光，也沒有燈光，四下靜悄悄的，除了在黑暗中活動的小動物外，甚麼聲音也沒有。

地窖中，陰森森的，大有鬼氣。

然而蘇武毫不動心，只靜靜的坐在那裏沉思。

——假如昨日衛律一劍將我斬了，倒還痛快，而今被單于弄到這不見天日的地方來，不知何日才能出去，真是不苦死也要悶死，死得這樣不痛不癢，反而不如死於一劍之下來得爽快了。然而話又得說回來，俗語說得好：慷慨捐軀易，從容就義難。在利劍一揮之下，斷然了結，自然非常爽

快，然而也非常容易；在不斷的折磨中，精神絲毫不灰頹，志氣絲毫不挫折，到底我仍然是鉄錚錚的漢子，浩然之氣仍然充滿宇宙；那才是真正困難的事。我受了國家的深恩，在任何的困難中我都不能屈服，我不能辜負國家民族，也不能辱沒祖先！我要在世間上最困難的環境中，作世間最困難的事；我要堂堂正正的作一個人！」

地窖中沒有日光，也沒有燈光，只是一片黑暗，然而蘇武不怕黑暗，在這一片黑暗中，蘇武只靜靜的沉思，修養而且增進他固有的那股浩然的正氣。地窖中沒有飲食，然而飢餓困不住蘇武，他用盡他的毅力，也用盡他的勇氣，來抵抗饑餓的襲擊；在實在不能忍饑，不能耐渴時，便將自己坐下的氈毯，便從縫隙中飄進而堆在窖中的雪花，用以充饑，也聊以解渴。在這極端的困難中，蘇武仍然一聲不響，在靜靜的沉思。在靜靜地養

他的浩然正氣。

過了幾個清晨，也過了幾個黃昏，滿天的星星也幾度照臨這地窖上的草原。

在這幾日中，在地窖外看守的兵卒，從沒有聽見蘇武一聲聲息，以爲蘇武縱然不至饑渴而死，至少也是慙慙一息，於是去報告單于。

單于馬上命人到地窖中去抬出蘇武來。

「啓稟單于，蘇武並沒有死，也沒有慙慙一息，他仍然是靜靜的坐在那裏，只是沒有聲息罷了。」

這報告很使單于吃驚，在不見天日的地窖中，在沒有一點飲食的地窖中，住了數日，居然不但沒有因饑渴而死，反而活得非常神氣：這真是天地間的奇事。

——這不是有神助麼？

單于幾乎呼叫了出來。

然而單于仍然想設法使蘇武因困苦而屈服，而作他的輔佐；於是他又想出另外一個折磨蘇武的辦法。

蘇武隨着兵卒來到單于的面前。

單于的兩眼如電一般射着蘇武，然而蘇武嚴肅的立着，一語不發，手裏持着代表大漢朝的漢節。

「你不要以為你是堂堂漢使，我便把你沒有辦法。好，現在等你瞧瞧：離這裏三千里，有一個地方叫北海，現在給你一羣羣羊，到北海那地方去牧放，到羣羊出奶了，然後才讓你離開北海。」

這是一個大難題，羣羊那會出奶？這分明是想讓蘇武屈服的辦法。然

而蘇武抱着從容就義的決心，這種事件當然不在他的意下，他也從不想及此去的利害。仍然一語不發，持着代表大漢朝的漢節，一羣羝羊，隨着兵卒，往北海去了。

從此蘇武便懷着一顆沉痛的心，持着漢節，在北海上牧放一羣不會出奶的羝羊，度着冗長的歲月。

(二)

在這少有人跡的北海上，同一羣羝羊爲伍，蘇武竟過了十年。十年的歲月，在孤寂與艱辛中消逝了，蘇武的雙鬢已由青而蒼，而頰下的蒼髯也更長了，然而他從沒有放下手中的漢節——這雄視一時的大漢朝的標誌。在十年的歲月中，漢節上旄毛已經脫落盡淨，現在懸下的也不過是一根禿然的旗竿而已。

北海遠在漠北，蘇武牧羊的地方雖然在大澤中，這大澤中雖然一樣的有水有草，然而究竟是在沙漠中，黃沙接天，一望無垠；到了八月雖然還是中秋，然而已經滿天飛雪，澤中結冰，在這冰天雪地中，非重裘不暖。這樣的北海，不但沒有江南的鶯飛草長，山清水秀，而且也趕不上關中平原的土厚水深。

在這十年的歲月中，蘇武時常想起那自天上來的滾滾黃河，一瀉千里，那是如何的雄壯。時常想起初夏四月，棗花未落，桐葉已茂，一陣南風吹過，那千里沃野的將成熟的麥穗，迎風搖擺，正如無邊大海上起風而起的波濤。時常想起白髮老母，在許正次闕而望，望自己的奉命出使匈奴的兒子，衣錦榮歸，重敘天倫之樂。時常想起自己結髮的妻子，必定在閨中晨占鵲噪，夕卜燈花，在占卜自己萬里外的夫婿何日歸來。

蘇武固然是跌鏗鏘的好男子，而且下定決心要作那旁人最不易作的「從容就義」四個字，在十年來困苦艱難的生活中，他這決心並沒有絲毫改變。然而蘇武也畢竟同常人一樣，是血肉作成而且是富於感情的動物，在這十年中，每當春花秋月，好景良辰，自然而然的便動了懷鄉的念頭，思家的心意。蘇武儘管時而憶家，時而思鄉，然而這種個人的念頭並沒有動搖他從容就義的決心，他仍然保持着漢節，牧放這一羣永遠不會出奶的羝羊，在百無聊奈的時候，也只是放聲高歌而已。

蘇武十年來保持着漢節牧羊的故事，傳遍了匈奴，得到人人的尊敬。

單于的弟弟於軒王爲了想接近蘇武，特別帶着自己的女兒到北海上來行獵，並且準備住一個相當長的時期，好多與蘇武相處，也好多受一些薰陶。

世間上也真有一見如故的明友，於軒王同蘇武的友誼便是如此發生，而且與日俱進。於軒王不但欽佩蘇武的義薄雲天，對於國家民族是那樣的忠誠，而且更欽佩他的通古知今，學問淵博。蘇武對於軒王的那付直爽忠誠的性格，也非常佩服。於是，這兩人便如磁鐵相吸，發生了深厚的友誼。還有於軒王的女兒於軒公主，這天真活潑的女郎，也因了父親的介紹而認識了蘇武，也因了父親的尊敬蘇武，而且更因了蘇武的通古知今，學問淵博，便拜在蘇武門下，作一個女弟子，接受大漠文化的洗禮。

自從於軒王與於軒公主來了之後，蘇武的生活不再那樣孤寂了，有這樣一個知己朋友時常煮酒談天，又有這樣一個女弟子天天來帳前問字。能不算流亡生活中的幸福麼？於是蘇武不再覺歲月是那樣的冗長，而整日盤據在蘇武身上的無聊，也似乎自動的退遠三舍了。

對於於鞋公主，除了講四書五經，這些大漢武帝定的正統書籍而外，在一天令人最可留戀的黃昏時，或在星月交輝之夜，蘇武便講些流行於民間的故事。這些故事引起於鞋公主很大的興趣；尤其是牛郎織女相思而不相見的戀愛故事，更引起她甚高的興趣。

歲月隨着日昇月落而消逝了，蘇武與於鞋公主的友誼是隨着歲月的消逝而增長，而於鞋公主與蘇武的情誼也增加得非言的快。對於蘇武，於鞋公主似乎有難言之隱，有時於鞋公主學着她的父親，不叫「先生」，而「子卿」；「子卿」的叫着，蘇武聽着公主的嬌喚「子卿」，立刻便感到有一股不平常的感覺流過全身，使開顏微笑了。

「先生真是學問淵博呢，他還會講故事，他肚子裏的故事不少哩；他講的牛郎織女的故事真好聽。」於鞋公主時常對她父親講。

「甚麼是牛郎織女？」於軒王問他女兒。

「他說牛郎織女是天上兩顆星，隔着一條天河，相思而不相見，一年只相見一回。」

「哦！」

「他還說，牛郎織女還能一年一相見。他連這點幸福還沒有呢。爸爸，他就流眼淚了。」

「他要流眼淚的；他是一個流亡人。」

「爸爸，先生是那裏的人？」

「他的家隔着千重水，萬重山！」

「爸爸，他到這裏來作甚麼呢？」

「他？」於軒王沉吟了，他不願把蘇武被流囚的真話告訴自己的女兒。

「怕傷了她那顆天真活潑的心。」他是來尋找牛郎織女——這就是我們叫做愛星星的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當然真的，爸爸不會向你說謊。」

「我去問他去。」

「女兒，你千萬別要去問他，一問他又要惹起他的懷念國家之感。」

「好，爸爸，我不去問他。」

於是於軒公主連跳帶跑的到蘇武那裏去聽講四書五經，也聽講故事去了。

在於軒王父女相待的情誼裏，蘇武不再過孤寂的歲月。

這天，正是紅日西斜，明月在望，也是近黃昏的時候了，一羣羝羊已

隨着「歸來」的呼喚聲，從草原中來到蘇武的身邊，圍成一個圓圈，於是，在穹帳前面，在這一羣羶羊中，蘇武坐在地上，持着漢節，便儼然像一個王者。

蘇武的手從羶羊的身上拂過，一些如雪的羊毛便隨着蘇武的手飄落下來。

——而今又是羊兒脫毛的時候了。

蘇武想；同時他看着手中沒有節旄的漢節，不禁有所感觸。

——羊兒的毛雖然按時而落，然而也按時重生。這節旄落盡的漢節何日才能恢復原狀？啊，要羶羊出奶的時候！羶羊能夠出奶麼！那只有天曉得！

蘇武想到這裏，懸念故國的情緒便如海上的波濤，在他的腦子裏洶湧

澎湃；他不禁又低吟着他時常低吟的「牧羊歌」來，一時歌聲便在羝羊羣中洋溢開去。

在黃昏，正是於軒王父女來找蘇武談天的時候，隔羝羊羣不遠的地方，隨着蘇武歌聲的尾巴，露出兩個人影，這就是於軒王同於軒公主。

「子卿，你又在這裏借着牧羊歌來表達你的心意嗎？」於軒王同着他天真活潑的女兒，走到蘇武的身邊。

「原來是王爺同公主。」蘇武從低吟中抬起頭，看見是於軒王父女，於是站了起來。

「子卿，不必苦吟了罷。單于因爲招了一個非常得意的女婿，特別給我送了五十斤陳年好酒來，我們大家來喝一杯喜酒。」

「爸爸，今天還是我的生日哩。」

「哦，真的，今天還是你的生日，我倒忘懷了。女兒，你爲甚麼不早一點提醒我？」

「爸爸，我偏要這時候才說。你瞧，星星全出來了，我喜歡星星，我要星星出全了才向你說。」

「子卿，今天又是她的生日，我們還可以爲慶祝她的生日，痛飲一番哩。」

「是的，王爺！」

「爸爸，你早上射倒的那一條鹿，我把鹿脯已經弄好了。爸爸，你說好吧？」

「真是好，真是知道爸爸心意的女兒，子卿，我去叫人把美酒鹿脯拿來，我們好痛飲一番。」

於是這裏只剩下於軒公主同蘇武兩人。

天上的星星出全了，雖然有一彎新月，然而也掩不了星星的光，此閃彼燦，組成一付美麗的圖案。在星元籠罩下，大地已歸於寂靜，羝羊羣也已經各自找到自己的歸宿，不再圍在蘇武的身旁了。

「子卿，聽說你到北海上已經十年了，你要什麼時候才離開此地，回你的故鄉呢？」

「要羝羊出奶的時候！」

「要羝羊出奶的時候？羝羊不會出奶的。」

「這是單于的命令！」

「我的伯父是最尊敬大漢人的；他現在不是招了一個大漢人作駙馬嗎？子卿，像你這樣學問淵博，他爲甚麼這樣苛待你？」

「因爲我是一個流囚？」

「難道你犯了甚麼罪？」

「沒有，不過是我的副使犯了匈奴國的罪，因此我也作了流囚。」

「爸爸說你來找愛星星的。子卿，就是你作了流囚，我也同情你，尊敬你，而且……子卿，我們還是來找愛星星吧，就是你說的牛郎織女。先生，我們來找牛郎織女，你原是我的先生。」

「公主……」蘇武沉吟了，他突然舉起手來，「你瞧，那便是牛郎織女。」

「哦，原來他們離得這麼近。」

「他們中間有一條天河，一年只能相會一次，在這裏看，天河似乎並不寬，然而在牛郎織女的眼中，真是闊如大海，渺無邊岸。」

「子卿，用我們的力量填平天河，也填平大海！」

「公主，你的意思我衷心領略；然而我辜負了你的盛情！我……我不是自由的人；我……我結了婚！」

「子卿，你不要騙我。」

「我從不謊言！」

「無論怎樣，子卿，我還是同情你，尊敬你，而且……子卿，我的心已是如此，永恆不變。子卿你聽爸爸唱着歌來了。」

「大風起兮雲飛揚，

風吹草低見牛羊，

牛羊，牛羊，

大風起兮雲飛揚！」

於軒王唱着「大風歌」，帶着僕人，捧着鹿脯美酒，來到穹帳前面，蘇武同於軒公主的身邊。

「子卿，來，來，來，我們來暢飲。」

「大風起兮雲飛揚，原來是大漢高祖的名句，再經王爺的雄壯歌喉唱，更覺得雄渾了。我們應該舉杯慶祝，浮一大白。」

「還要慶祝單于新得一個大漢人作女婿，慶祝我女兒的生日！」

於是大家舉起杯來，一飲而盡。

「爸爸，我們已經找着愛星星了。」

「已經找着了，那是好的。」於軒王哈哈大笑又唱着「大風歌」來。

(111)

在於軒王的友誼，與於軒公主的愛的溢情的氣氛中過生活，生活似乎

是有意義多了，而歲月也似乎沒有以前十年那樣難於打發。春盡夏來，嚴寒的冬天又隨着肅殺的秋日來到人間，於是一年的歲月便這樣完了。

如此這般的忽忽過了三年。

在這三年中，於軒王同蘇武的友誼，與日具增，而於軒公主對蘇武的純潔的愛，也有加無已。而她在蘇武的薰陶下，思想與行動也幾乎整個大漢化了；她覺得匈奴國雖有言語文字，然而尙說不上文化二字，如果與大漢的文化一比較，更是小巫之見大巫，要大漢的文化才算是真的文化，才算是至高無上的文化。自己受了蘇武的教育，受了蘇武的指導，受了蘇武的薰陶，領略了大漢文化的意味，而孕育於大漢文化之中，才真是匈奴國中第一等人物。

因為要接近蘇武，又因為自己的女兒敬愛蘇武，而要在蘇武手中接受

大漢的文化，於是雖然是到北海來遊獵，然而於軒王就在北海住了二年。

在第三年快要終了的時候，於軒王一病不起，竟拋下了他親愛的天真活潑的女兒，同種異國的摯友蘇武，而閉目長逝了。

死了自己相依爲命的父親，於軒公主的悲哀用不着提，就是蘇武，也不免涕淚縱橫的哭這位死去的摯友。

於軒王死了之後，便葬在北海上，於軒公主便在墓側扯起穹帳，她不再願再從匈奴的風俗，而要遵守漢制，廬墓三年；守三年之喪，才算盡了爲兒女之禮。

這天，得到單于的命令，說派韃韃公主偕同駙馬李陵，來祭於軒王的靈寢，也就是代表單于來上祭。

在以前，蘇武同於軒公主閒談，已經知道韃韃公主的丈夫，單于的

駙馬，是大漢降將李陵。當時蘇武十分詫異，而且十分的不相信，他想：

——像少卿那樣忠勇的人，像少卿那樣頂天立地的男子，那能隨便的投降匈奴，違背了自己的祖國，自己的民族，而且辱沒了自己的祖先。這準是另一個李陵，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原來也多。

之後，別人沒有提起，蘇武也便把這事忘懷了。而今聽說李駙馬要代表單于，來向於軒王的靈寢上祭，於是這聽來的話又浮上蘇武的腦子。

——我也到靈寢那裏去藏着，等駙馬來上祭的時候，看這姓孚的駙馬到底是不是少卿。假如不是的話，我到還可以同他談談，也知道我別後故鄉的情況；假如這駙馬是少卿，我便要同他絕交，不再認爲他是我的朋友，這便是我對他違背祖國，投降匈奴的責罰，而我也只能給以這樣的責

罰。

於軒王的靈寢位於這大澤的中央，四週都是豐茂的草原，四野遼闊，氣勢葱籠，真是好一個所在。於軒公主又在靈寢的四週培植了一些能在沙漠中生長的樹木，一片新綠葱葱鬱鬱，更顯出靈寢地勢的雄壯，靈寢前面有一條人腳走出來的小路，由這路，從大道上來的車馬便可以達到靈寢的所在。

這時，除了一些侍從外，於軒公主是滿身喪服，坐在蘇武側邊，蘇武手中拿着一部詩經，正在向於軒公主講解，於軒公主聽得非常入神。

「姐姐她們恐怕快要來了。」在一段詩經講解完了之後，於軒公主說。

「也許快來了呢，然而我希望駙馬不是我的朋友李少卿才好。」

「子卿，是你的朋友不是更好嗎？在這萬里流浪中，你不是又有一個可以談心的人。」

「噫！我實在不願意有一個違背祖國，忘了自己民族，辱沒自己祖先的朋友！」

「子卿，像你這樣的大漢人，真令人欽佩，令人敬愛。」

「我是大漢人，只知有大漢，不知其他。」蘇武兩眼看着手中持着的沒有節旄的漢節，慨然的說。

正在這時，在天與地的交接處，在大道那一端，在草原的盡頭，捲起一抹黃塵，顯然是有一隊人馬在那裏行動。

「大概是他們來了。」於軒公主望着那一抹黃塵。

人馬馳驟捲起來的黃塵，滾滾而來，如一條在曠野中天矯的黃龍，越

來越近，在黃龍的頭裏，已經可以看見一面迎風招展的匈奴國旗。

「真是他們來了。」

於是蘇武走到基地的邊沿，背坐着。

那一隊人馬已轉入通於軒王陵寢的小路，李陵同着他的韃韃公主並馬而馳，直到於軒王的陵寢的附近，方才翻身下馬，與於軒公主相見。

「這是李陵駙馬，這是我的妹妹於軒公主。」韃韃公主作了介紹人，把這素未謀面的兩個人介紹了。

——好一個魁梧奇偉的人物；大漢畢竟是文化甚高的國度，所有人物通通不錯。

於軒公主站在勇武的李陵面前，不禁這樣暗想。

這時侍從已將祭品擺下，請李陵向韃韃公主上祭，於軒公主也連忙過

去伏在地上，於是行禮如儀。

持着漢節的蘇武，雖然背坐在墓地的邊沿，然而他的眼睛與注意力全放在從馬上下來的駙馬的身上，看見這位駙馬身穿匈奴服色，禁不勃然大怒，他也並沒有看明這位身穿匈奴服色的大漢人是不是自己的朋友李陵，便憤然而起，持着漢節，便想離開。

「這廝毫無廉恥，要是我的朋友李陵，更該萬死。我想，他決不是我的朋友李陵，李陵決不會這樣毫無廉恥，決不會這樣毫無廉恥！」

在憤怒中間，蘇武不知不覺的自言自語起來。

蘇武在注意李陵；同時李陵也在注意蘇武。李陵這次之來北海，不止來祭奠於軒王，另外還奉了單于的密命，來尋訪蘇武，說降蘇武的。

在李陵初被匈奴所誘，投降匈奴時，便想到北海上來尋訪持着漢節牧

放羴羊羣的蘇武，說明自己不得已而投降匈奴的苦衷，然而蘇武那付忠誠嚴正的性格，是李陵所深知的，他恐怕見了蘇武。自己的苦衷還未訴出，反而被蘇武訓斥一番，多年的友誼便會在這種情形之下斷送了。因此便因循下來。

在已降了匈奴過了七年的今天，單于突然命李陵夫婦代表自己去祭奠於軒王，而且負了尋訪蘇武的責任。李陵奉命之後，當下暗自尋思——

——子卿在北海上牧羊，已經十二個年頭，經過歲月的消磨，受了環境的陶冶，也許性格要變得溫和一點，對於如像自己這樣的老朋友，也許不會那樣切責了吧！

李陵以爲，到北海以後，一定要費些功夫，才能尋着蘇武牧放羴羊羣的所在，萬不料剛到於軒王的陵寢，便碰見自己要尋的人。起初，李陵卜

馬之後，看見一個人持着漢節，在墓地的邊沿，面向外坐着，然而却時時回過臉來注意自己，便疑心這是蘇武，於是自己便分外注意。而今聽見蘇武「李陵李陵」的自言自語，更決定那個人便是蘇武無疑，於是便奔了過去，攔着蘇武的去路。

「子卿！別去。我便是李陵。」

「你這降了匈奴的人，便是我的朋友李陵？不是的，你不是李陵。」

「子卿！相別十二年，我們也還沒有多少改變。子卿！我真是李陵！」

「你真是李陵，你真是我的朋友李少卿？唛！李陵，你爲甚麼忘了國家，投降匈奴！你的忠義何在？你的英勇何在？李陵！你尋沒了祖先，留下千秋萬世的罵名！」

「子卿！子卿！你以爲我甘心情願降匈奴嗎？」

「你不甘心情願，爲甚麼換了匈奴的服色？」

「子卿！一言難盡！」李陵的眼光掃了一下在臺地上的人。

在蘇武與李陵交談的時候，蹇蹇於軒兩位公主還立在側邊，在李陵說了「一言難盡」之後，於軒公主一時意有所觸，便拉了蹇蹇公主一下，說：「姐姐，我們到陵寢的四週去繞一個灣兒，這地方你還沒有來過呢，應該到處去看看的。」於是兩位公主並肩走了，侍從也隨了過去。

「少卿，難道你降匈奴還有甚麼隱衷？」在於軒公主同蹇蹇公主離開陵寢之後，蘇武詢問李陵。

「在七年以前，我們六路進兵，攻擊匈奴，每路是五千人馬，那五路都迷失路途，沒有達到目的，只我一路與匈奴相遇。在淡稽山下，我的五

千鐵騎同匈奴的三萬大軍展開大戰，雖然永寡懸殊，然而將士奮勇，爭先用命，結果殺退強敵，大獲勝利。俟後單于起傾國之兵，約十萬衆，同我對敵，我且戰且南；我部下五千鐵騎，這時已傷亡過半，然而經我振臂一呼，傷者齊起，縱馬衝鋒，同單于的精兵血戰，只殺得黃塵蔽天，日月交色，結果又將強敵殺退。單于以爲我是大漢的精銳之師，無法戰勝，又疑我將他引近邊塞，預有伏兵，於是準備北還。誰知有奸人降敵，說我兵盡矢斷，又無援兵，假如再戰，一定大打勝仗。單于才再整兵大戰，我使全軍覆沒，而自己也撈了。我不難一死報國，然而想到范蠡不殉會稽之恥，曹沫不死三敗之辱，想留下有用之身，遇有機會，再報答大漢國恩，因此降了匈奴。」李陵一口氣說到這裏，不覺長吁一聲。

「少卿，原來你還有這些隱衷，不過在這七年之中，難道沒有一次報

答大漢的機會？」

「子卿，誰知漢皇不諒我的苦衷，竟把我的老母，我的兄弟，我的妻子，都斬了。子卿，負着這樣終天之恨，叫我從何去報答大漢」李陵說到這裏，不覺怨哀充滿了心頭，於是引玩高歌：

「經萬里兮渡沙漠，爲君將兮擊匈奴。路窮絕兮矢刃摧，士衆滅兮名已潰。老母已死，雖欲報恩將安歸？」

「真的？」蘇武不勝驚訝。

「唉！今生已矣！志未立而怨已成，計未從而骨肉受刑，我李陵仰天自問，也只有椎心泣血！」

「漢皇不會這樣薄待功臣，其中必有誤會。就說漢皇薄待功臣吧，然而那也只是漢皇個人的事，而且他也未嘗不是在替國家着想；這種仇恨也

只是私仇。我們不能爲了私仇便忘了國家民族。投降敵人，甘心作一個違背祖國的人。少卿，你須知，國家並沒有薄待你，你空負有雄才大略，不能爲國家效力，却甘心埋沒異邦，老死匈奴，遺臭千古，真是值不得。少卿，你還要多多思索。」

「子卿，你說漢皇不薄待功臣，這也未必。」李陵不便答覆蘇武提出的問題，却取一種閃避的辦法，「就如子卿，流落異地，已經十餘年，你知道府上怎樣了？」

一句話提起了蘇武思鄉之念，他想起自己的老母妻子，於是問：「少卿，我的老母，我的妻子怎樣了？」

「在我未出征以前，伯母已經去世，我曾到陽陵去送葬。在伯母未去世以前，嫂子老早已經改嫁了。」

聽見老母去世，妻子改嫁，就如一把利刃刺入蘇武的心，一時便昏了過去。

恰在這時，於靛鞞鞞兩位公主同侍從們都來了，看見蘇武昏倒在李陵身上，於靛公主連忙奔了過來，幫着李陵扶起蘇武，一齊大聲呼喚。蘇武在大家的呼喚聲中，甦醒了，於是便放聲大哭。

「駱馬爺，子卿爲甚麼這樣？」

「因爲我告訴他，他的老母已死，妻子已嫁。」

「子卿！子卿！」於靛公主呼着在哭泣的蘇武，「老太太歸天了，這是令人悲哀的事，但是死者已矣，生者還有他自己的責任，還是要保重才好。子卿！你從前不是說過你不是自由的人，而今你不是已經自由了。」

「是的，在這一方面，我是自由的人。」蘇武眼中含着痛淚，在淚光

中，他看着於鞋公主。

「子卿，只要你與我表同情，在另一方面，你還是一個自由的人。」

「少卿，我請你不要再說這樣的話。你有你的隱衷，我可以原諒你。」

然而我也有我的意志，大丈夫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我是大漢人，只知有大漢，不知其他。少卿，你聽。」

於是蘇武嚴肅的歌唱：

「自我入匈奴，於今十二秋，年年望故國，有志不能酬。子從漢地來，七載忽沉浮。漢家恩澤深，胡爲事仇讎？將軍百戰功，胡爲效楚囚？男兒皆有死，馬革勝封侯！生聚非所望，我心悸且愁。」

「子卿！我真欽佩你的毅力，你的勇氣；你流芳千古，而我在千秋萬

世後，也洗不掉這降敵的名聲！我真後悔不來。」

「現在還不太晚！」蘇武含有深意的說。

(四)

七個年頭又過去了。

在七年以前，於軒王過世的時候，從李陵的口中，蘇武知道自己的老母已死，妻子已嫁；在他的方面，自己已經作自由人，用不着再作忠誠的丈夫，自己對於軒公主那道不可填塞的天河，現在已經填爲平坦的大路，而可以直接跨過了。於是在於軒公主滿了孝服之後，兩人結了婚，同過幸福的歲月。

雖然貴爲駙馬，過着幸福的歲月，然而蘇武並沒有一時一刻忘掉大漢，他手中持着的沒有節旄的漢節，這代表雄視一時的大漢朝的標誌，也並

沒有拋去。他仍是持着漢節，在北海上牧放羶羊羣。

而今於軒公主已經有一個愛情結晶品，兩個月大的男孩子。

蘇武，他除了持着漢節牧放羶羊羣外，便同着於軒公主調弄這個可愛的男孩子。

這天，天外飛來了喜訊，說是大漢天子派來使者，向單于交涉，要接蘇武及匈奴留下使者回去。而且說，漢使已經到北海來了。

這喜訊使蘇武興奮到了極點。

——羶羊居然也有出奶的時候！好！現在我有機會回去了！相別十九個年頭的故鄉，現在已經不知變成甚麼樣，大概城郭尙是，人物已非了。

蘇武想。

——十九個年頭！十九個年頭的艱苦而又幸福的歲月，居然被我熬出

來了！永遠不會供奶的羔羊。現在居然變像的出了奶。我不但離開這十九年轉身牧放羊羣的北海，而且可以重返大漢，重返自己離了十九個年頭的故鄉！好，這真是天大的喜訊，我應該告訴公主，也讓他替我喜歡。

想到於軻公主，蘇武不禁躊躇起來。

——我倒是重返故鄉，然而公主呢？她是匈奴的公主，如何能輕易的到大漢去？大漢也不容啊！這將怎麼辦？……：哎！同樣的都是黃帝血統下的子孫，不過一個稱漢北建國，一個在中原建國，一個國號匈奴，一個國號大漢罷了；風俗習慣雖然不同，然而祖先還不是一個祖先。就如公主，她欽佩大漢文化，她要求學習大漢文化，接受大漢文化；她現在已經被大漢文化所孕育而變成一個新人。公主現在雖然暫時不能問我回歸大漢，然而在我重返大漢之後，一定要設法接公主到大漢去的。我要設法使這個

同血統的民族間的無意識的鬥爭，永遠不再發生。

於是蘇武便把這個喜訊告訴了於軒公主。

「子卿，你能夠回大漢去了，我真高興。我也同你一道回去吧。子卿，我對大漢是如何的嚮往，而今我是有機會到我嚮往的地方去了。」

「你暫時還不能。」

「爲甚麼不能？」

「因爲你是匈奴人，而不是大漢人。」

「子卿，你不是說過，匈奴同大漢都是黃帝的子孫，是一個血統的民族。在北漠，自然是匈奴人，到了大漢，自然也——以說是大漢人了。子卿，是不是呢？」

「你的話自然不錯，然而一般的庸俗的大漢人民却不是這樣的看法。」

我想，親愛的公主，我們還是暫時的離別，待我重返大漢之後，佈置妥帖了，便來塞外接你。」

「子卿，你的話我總認爲是對的，你怎麼說便怎麼辦吧。不過子卿，我總希望你早一點派派來接我，不要等這個暫時別離別得太長久，也等我早一點作一個大漢人。」

於是於軒公主和蘇武，都在盼望北來的漢使。

時間不會等得太久，在蘇武得到喜訊的第三天，北來的漢使到了北海。漢使任立政原來是蘇武的故人，也是李陵的故人。

「子卿別來無恙。十九個年頭了，你還是風采如昔，只鬚髮蒼然了。子卿，你真是修養有素，那能不令人肅然起敬。」故人相見，任立政非常誠懇的說。

「不想在十九個年頭以後的今日，在這萬里邊荒，居然還遇着故人。難道漢皇還會念我這萬里孤臣，竟命條來匈奴交涉，取我國國否？」

「子卿，自從你失陷之後，都以爲你報國討寇，誰還逆料你這樣孤忠苦節，在萬里邊荒打發這艱苦的歲月。近來本漢與匈奴講和，漢使聽說子卿在北海放牧羊羣。漢使才向單于說，漢皇在玉林苑中，打待南來鴻雁，腳上繫有蘇武的手書，而今兩國講和，應該讓蘇武回國，因此單于才承認子卿尚在，今上也才命我來迎接子卿重返故鄉。哦，這位想必是於靺公主。」

「正是的。」

「子卿，不想你可重返大漢，就是公主也可同你一道回去的。」

任立政的話突如其來，使蘇武非常驚訝。於靺公主真大膽着，雙非常

柔媚的眼。

「這話從何說起？」

子卿，你遠居北海，自然不知這些消息。今上即位，霍子孟上官少叔當政，早已與匈奴講和，而且和親，匈奴有好幾位都準備在最近向大漢貴族結婚。公主不是一樣可以同子卿回大漢去否？」

任立政的一番話去了蘇武的疑惑，也去了於靉公主的疑惑。於是於靉公主叫着「子卿……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蘇武截斷公主的話：「本來呈就應該如此的，一個血統下的民族，原不應該此爭彼奪，在先帝手中，爲了這個鬥爭，不知有多少優秀的人物犧牲了。現在大家覺悟，彼此和親，匈奴與大漢雖然是兩個國家，然而究竟是一個血統下的民族，應該是一家人，而合是實現了。不過」

「我恐怕一般無知無識的大漢人民，仍然要歧視匈奴人的，因此我還是讓公主住在匈奴，暫時不必同我回歸大漢，等我回去佈置好了之後，再讓她到大漢來吧。如此似乎更妥帖一點，少公，你以為如何？」

「子卿，你這話也就不錯，就這樣辦吧。」

正在這個時候，平原的盡頭處，有一抹黃塵，滾滾而來，原來是李陵同韃韃公主。

「子卿，聽說你要榮歸故國，我特來送行。」李陵沒有注意立在旁邊的任立政。

「少卿別來無恙。」

「哦，原來是少公，真是難遇的盛會。」

「少卿，你知道不知道，我除奉命來接子卿外，還奉了其他的使命

？

「其他的使命？」李陵深思起來。

「就是爲了少卿。」任立政單刀直入的說，「霍子孟上官少政致意少卿，今上卽位，與匈奴講和，彼此和親，已是一家人；我盼望少卿重返祖國，並與祖國服務，少卿，你還有意否？」

「假如漢皇不殺我老母不殺我兄弟，不令我飲恨終天，一遇機會，我早已報答了漢家，未嘗不可同范蠡曹沫鼎足而三。而今呢，終天之恨已經造就，甚麼也不用提了。」

「少卿，話不是這樣講，這其中還有原故。在少卿初失陷時，先帝也非常悲哀，俟後聽說少卿不但降了匈奴，而且替匈奴練兵，攻打大漢，因此才勃然大怒，在一怒之下，才傷了少卿的骨肉。少卿，得到那樣消息，

休說先帝那樣好大喜功的性格的人要大發雷霆，就是任何人也要發怒的。少卿，先帝決不是太薄情的人。」

「難道少卿真替匈奴練兵攻打大漢不成？」蘇武的面色凜然起來。

「不是我，子卿。替匈奴練兵的是李緒。」

「而今李緒呢？」

「我恨他替匈奴練兵，斷送了我全家骨肉的性命，所以派人把他刺殺了，唉！」李陵長嘆一聲。

漢之水易

「少卿，先帝傷你骨肉，原是爲了軍令，也是爲了國法，何況還夾着李緒這一件事。你既派人刺殺李緒，便是報了大仇，也可以慰老伯母在天之靈。少卿。現在正是回國的機會，趁此時機，重返大漢，一方面表明你的心跡，再方面也可以再以有用之身，爲國家民族服務。少卿，你還要三

思。」

「少卿你也重返大漢去否？那正好，我也跟着你回去，去到我平素欽慕的大漢去觀光。」驪鞮公主插了進來。

「公主，我不能回去，我有我的難言之隱。」

「怎的，少卿！你不願意回去？你有甚麼難言之隱？」蘇武與任立政同聲的問。

「唉！我只有委骨漠北，作一個異域的孤鬼了！」李陵仰天長嘆。「我在被匈奴大軍圍困時，不能戰死；投降匈奴之後，又不能相機明志，而又抱着終天之恨。十四個年頭的歲月，早把我的雄心壯志消磨淨盡，我再不能馳騁沙場，爲國效力，也不能束身歸漢，去受刀筆吏舞文弄墨的侮辱。子卿，你是載着無上的光榮重返大漢，而我是完了！」李陵說到這裏，

又引吭高歌起來！

「經萬里兮渡沙漠，爲君將兮擊匈奴。路窮絕兮矢刃摧，土衆滅兮名已潰。老母已死，雖欲報恩將安歸？」

「士各有志，不能相強，少卿不願再受辱，就同我只知有大漢，不知其他一樣。我現在歸漢，却暫時不讓公主同我回去，少卿既然不願歸漢，我便以妻子相託。」

「子卿，你放心吧罷。」

「我這兒子將來負有溝通兩國的使命，在這臨別的當兒，我給他取一個名字，叫通國吧。」蘇武又轉向任立政：「少公，何時動身？」

「馬上收拾行李，趁着天色尙早，還可以趕一些路哩！」

「子卿，我要送你到兩國交界處，才分手。子卿，我盼望你早日來接

我，不要讓我們同牛郎織女一樣，中間有個銀河隔着，相思而不相見。」

「送君千里，終歸一別；然而這一送更見我你中間的情分。公主，你放心，我們中間沒有銀河，不會同牛郎織女一樣，相思而不相見；我們此刻暫時離別，以後將永遠相聚！」

一羣人馬離開了北海。

離開住了十九個年頭的北海，離開收放十九個年頭的羝羊羣，蘇武持着沒有節旄的漢節——這代表大漢的標誌，騎在馬上，同於軒公主併肩走着，兩眼望着南方。在天與地交接處，在草原的盡頭，蘇武的眼中，已經現出大漢的邊域！

「附記」：蘇武娶胡婦，生子通國，見諸正史；然而沒有娶於軒

公主的話。篇中所云，是根據顧一樵先生的劇本「蘇武」（商務出版）
。其中的「牧羊行」等詩，也是根據顧先生的劇本。

司馬穰苴

在東方，一絲微光衝破了籠罩着宇宙的黑暗，似乎是黑水洋上的一片白沫。這微光在黑暗中逐漸向四週發展，向黑暗壓迫，黑暗也似乎在極力掙扎，然而無用：微光已經變成一片魚肚色，而且在魚肚色的下邊，已有幾絲紅色的光芒放射出來，在黎明之時，注定的光明必定得到勝利，而黑暗必定失敗。

隨着這幾絲紅色的光芒，四野起了雄鷄的啼聲。

在官道上有一羣車馬，直向通軍營的路上馳去。在中間的一輛驪馬車上，端坐着新封將軍的司馬穰苴：他頂盔，貫甲，佩劍，手捧令箭，盔

上一顆紅纓，戰巍巍的迎風抖動，顯出無上的威嚴。

十六支馬蹄在官道上翻飛，四根馬尾隨風飄動，在這個根馬尾的後面，隨着馬蹄的翻飛，這輛軍車便如箭一般的向前駛去。

官道雖然并不完全平坦，軍輔雖然因官道有不平坦處而時有播動，然而坐在車中的司馬穰苴并不覺得這些，他在那裏沉思默想。

因為晉燕兩國同時興師侵略自己的國家，齊景公才急於求將；正因為齊景公急於求將，於是晏子才薦司馬穰苴，說：「穰苴雖然是田家姨太太生的兒子，出身似乎并不高貴，然而他却文武全才，真是文能治國，武能安邦。主公假如重用他，臣敢担保，晉燕之師都是不成問題的。」

於是齊景公召見司馬穰苴了。接談之下，不管提出甚麼問題，司馬穰苴會對答如流，而且馬上提出對策，或者解決的辦法來。真是文能治國，

武能安邦，晏嬰的話的確不錯。於是齊景公非常高興，認爲得將如此，真是國家之幸，馬上封司馬穰苴作將軍，指揮全國的軍馬，去抵抗管燕發來侵略自己國家的人馬。

然而司馬穰苴并不馬上接受。

「臣的出身并不算高，」司馬穰苴說：「而且直爲現在還沒有一官半職，而今主公忽然封臣作將軍，指揮全國的人馬，臣恐怕士兵不服，又恐怕人民不信，這樣一來，甚難事也行不去了。臣的意思，最好請主公派一個最信任的平時爲大衆所尊敬的大臣來作監軍，便可以提高臣的權柄，使士兵心服，民衆相信，便可指揮如意，抵抗強敵了，敬乞主公俯允。」

「那可以的，就派莊賈去作監軍吧。」

那莊賈原是齊景公的寵臣，平常言聽計從，便免不掉作威作福，養尊

慮優。而今派他去作司馬穰苴的監軍，他以為這是美差，將來得勝回來，自己免不掉要數上首功的，昇官發財，在此一舉，高興得了不得。

於是大家退朝了。

「監軍，明天正午我們在軍相營會，不可遲誤了。」司馬穰苴說。

「就是罷。」

「軍中無戲言！」

「就是罷。」

在分別的時候，莊賈便以為司馬穰苴這個人太囉嗦了，而且不大那個

。而司馬穰苴坐在車裏，沉思默想，想到昨日分別時與莊賈相約的話，不禁微笑起來。

——莊賈這傢伙平時姿尊處優，上詔下驕的幸慣了，今日未必能準時而至。好！我也正希望他不準時而至，我好借他立威樹信。我爲甚麼要主外派一個親信大臣來監軍？這意思不但莊賈不明白，恐怕連主公也不明白，晏大夫也許知道；然而晏大夫是以國家長族爲前提的人，他定是與我同心的。

軍營與司馬穰直出發所在的距離并不近，當司馬穰直這一羣車馬到達軍營的時候，一輪紅日已從東方湧起，照耀着大地，宇宙間有生命無生命的物件，人虫鳥獸，花草樹木，全在它的光明籠罩之中，顯現出一片和煦的景象。

司馬穰直到了中軍，便令小校在空場中立了標杆，測驗日影，自己却危坐中軍，等莊賈——這位監軍大人到來。

橫在地上的標杆影子，隨着紅日的西移而逐漸縮短；紅日愈西移，標杆的影子愈短。時間過得快，紅日也向西移得快，眼見得已快正午了。

然而官道上一望平坦，既未看見一輛車駛來，在遠處，也未看見因車輪駛過而捲起的黃塵。

莊賈沒有來。

——不出我之所料，莊賈這傢伙不會準時來的；而今離正午不遠了，到了正午他再不來，便注定的應該送命，而我，也注定的要立威樹信。

司馬穰直在中軍帳中端然正坐，臉上沒有一絲一毫的笑容，然而心中却暗暗歡喜，因為莊賈還沒有來。

在中軍帳中，司馬穰直是在暗中高興，然而在另一個所在，莊賈也是非常愉快。

莊賈是齊景公的親信大臣，在平時，便有不少趨炎附勢的人去奉承他，企圖得到一些好處。在而今，莊賈既榮任監軍，又要出發遠征，於是你也擺宴，我也開筵，借餞行來表示他們的奉承之意。莊賈自己也想——我是主公的親信。現在又榮任監軍，就是將軍也不過同我一般兒大，還要聽我的指揮。昨日雖同穰苴約定正午相會，然而大家這樣待我，盛情難却，領了他們的情吧，就遲到一時，料也無妨。人生至此，那能放着快樂不去享受！

於是莊賈便吃喝下去了。

然而紅日並不因莊賈貪于吃喝而停留，這時已移到天頂，標杆橫在池上的影子，已縮短到沒有了。

時間正是正午。

然而莊實竟沒有來。

司馬穰直心中不禁大喜，然而表面上却作得非常嚴肅，他一臉怒氣，走出中軍帳，喝叫小校砍倒標杆，然後又走進中軍帳，發號施令，前軍，後軍，左軍，右軍，以及響應，運輸各軍一一分配完畢，並說明應負的任務，使全國軍馬，陣容一新。

然而莊實還沒有來。

司馬穰直將全軍的任務分配完畢，仍巍然坐在中軍帳中，等候那違背紀律的莊實；兩旁列着全軍將領。

一輪紅日已經偏了西，而且已快要接觸西方的地平線，假如這時還立有標杆的話，標杆因日光而映在地上的影子，一定傾過東方。這裏那裏的農舍，已經冒出一股一股的炊烟，而天空也佈置了倦飛歸巢的歸鴉，這已

是「夕陽西斜近黃昏」的時候了。

官道上捲起一陣黃塵，黃塵中一輛非常華麗的騾馬高車，直向軍營駛來。車上斜坐着莊賈，他紅光滿面，醉態可掬，嘴角上還掛着一絲微笑；他并不以為他的遲到是背了紀律，反而覺得這遲到正足以表示他的高貴，是他與衆人不同的地方。他仍是滿懷驕傲。

莊賈懷着滿懷驕傲走進營門，走進中軍帳，他看見兩行全裝甲冑的武將，分列左右，在這兩行武將的盡頭處，昂然高坐的正是那出身不高的司馬穰苴。莊賈進了中軍帳，以為司馬穰苴一定要下座來迎接他的，誰知司馬穰苴仍高坐不理，似乎沒有看見他進來一樣；莊賈無法，只好上前相見。

「莊大夫，約定止午相會，那時爲甚麼不來？直到這時才來，現在是

甚麼時候了？」司馬穰苴說話的態度與語氣都非常嚴肅。

「因為我奉命監軍，不日出征，親戚朋友都設宴餞行，所以來遲了。」

「哼！」司馬穰苴的態度更嚴肅了，「凡是為將的人，在奉命領兵的時候，便只知有國，不知有家。在領兵抵抗敵人的時候，便將軍事放在第一，連最親愛的父母，也要放在第二着；臨陣殺敵的時候，便連自己也忘了。現在晉燕兩大強國侵略我們，敵兵壓境，全國震動，全國士兵都在為祖國而奮鬥，而流血，主公也食不知味，寢不安席，這是多嚴重的時代。我們正在這嚴重的時代受命，統率全國士兵抵抗敵人，將侵略我們敵人驅逐出境，便應該星夜出發，才是道理。而你，却因為親戚朋友設宴餞行，竟置國家大事不顧，直到這時才來，這成甚麼話！」

「將軍……莊賈看見司馬穰直的態度太嚴肅，趕緊陪了一臉的笑，想說幾句好話，把這事敷衍過去。」

然而司馬穰直不聽莊賈把話說完，却回頭去問軍正：「不依軍令，不準時而來的，應得甚麼罪？」

「應處死刑！」軍正說。

這話如晴天霹靂，嚇得莊賈面無人色，混身戰抖，幾乎立腳不住；他戰兢兢的哀告：「將軍……」

「軍中無戲言，」司馬穰直說，「小校，推出營門。」

小校們哄然應了一聲，不由莊賈分說，便把他推出營門，莊賈的侍從看見自己的主人被小校們擁着推出營門，不知爲了何事，連忙一打聽，原來却要處死，駭得失魂落魄，跳上駟馬高車，絕塵而去，向齊景公求救去

了。

司馬穰苴知道莊賈一推出營門，他的侍從一定會去向齊景公求救，齊景公一定要救莊賈，不如先斬了莊賈，事情才比較好辦；於是傳下殺人令，齊景公的使者還沒有來，莊賈的人頭早已掛在營門外，在那裏號令三軍了。

然而齊景公的使者畢竟來了。

這使者奉了齊景公的赦罪旨意，急馳而來，因為他心急馬快，掛在營門上的那顆人頭，他才沒有看見，他一直馳入營門，直到中軍帳，他跳下車，把赦旨交給下位出迎的司馬穰苴。

「軍中以軍令爲主，而軍令就是國法，到了軍事第一時代，就是主公也要遵奉軍令的，所以說，將在軍，君命有所不受，莊賈違了軍令，我已

經把他斬了。」司馬穰苴直向使者說了這一番話，然後回頭問軍正：「在軍中，照例不許馳馬，而今使者馳入營門，直到中軍帳，按軍法應得何罪？」

「應處死刑。」軍正說。

這話也如一個晴天霹靂打在使者的頭上。

「然而他是主公派來的使者，不便處斬。把車的左轅，馬的左邊的轡頭斬了，給他一個警告便了。馬上執行，然後放他去罷！」

這位使者急馳而來，到現在垂頭喪氣而去。

司馬穰苴出身并不高貴，而且是新起之人，部下將士庶都有一些不服之意，而今看見他斬莊賈，遣使者，一切都以國家爲重，執法如山，而且恩威并用：於是一個個心悅誠服，願爲國家效死。在司馬穰苴指揮下的齊國

軍馬，已是一個不可抵抗的力量，而或爲一塵血肉長城。因之，晉燕兩國侵略的勢力，不戰而退，於是齊國恢復了失去的疆土。

因爲司馬稷真的立威樹信，執法如山，於是齊國也領土完整，安穩如山。

南 霽 雲

仗着一條鐵槍，一副弓箭，南霽雲殺死不少賊兵，突出重圍，看看自己身上，鎧甲上盡是鮮血，好在自己還沒有帶傷。然而隨着自己突圍的三十幾個壯士，一個都沒有跟來，全陣亡了。

南霽雲嘆了一口氣，他身負重要使命，不敢怠慢，略略喘息，回頭看了睢陽城最後幾眼，連忙兩腿加勁，催動坐騎，那騎馬四蹄奮起黃塵，如飛而去。

——催願此去見了賀蘭將軍，借得人馬，殺退賊兵，好解睢陽之圍。也叫做子知道大唐男兒不是好惹的。

南霽雲騎在馬上，一面奔馳，一面這樣想。

這時正是深秋天氣，北地早寒，西風拂面，已經令人有如小刀細刮的感覺。大路旁的樹木，除了一些松柏而外，樹葉早已黃了，而且一片片的離開枝幹落下，隨風在空中飛舞，就似乎春夏的蝴蝶一般，飛舞夠了，才慢慢的落下地來。兩旁的秋草，也衰黃得如一片塵土，任隨人馬在拖身上踐踏。

南霽雲倒提鐵槍，縱着征駒，那馬從蹄下蹴起的黃塵，一陣迷漫，一陣隨風吹散，然而又一陣迷漫起來，真如大海中的波浪，一個催着一個前進。

因為安祿山的賊兵在這一帶縱橫出入，姦掠燒殺，無所不爲，老百姓顧着自己性命，早已攜兒帶女逃到比較平安的地方去了。沿途村莊裏找不

着一個人，因之大道上也就路絕人稀了。

坦蕩蕩的大路，只有南霽雲一人一騎在奔馳着。

秋天的景色本來帶着肅殺之氣，再加上這樣戰時光景，更覺得慘淡，更容易令人感動，南霽雲雖然是一個百戰英雄，然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他騎在馬上，四顧無言，一股酸辛之感，襲擊着他，使他覺得手中的鐵槍，較之平日，不覺沉重起來。

——這都是主上失德，宰相無謀，大將無勇，才縱容得安祿山這個賊子舉兵造反，四處蹂躪。眼見得這一片大好河山，完全在異族的鐵蹄蹂躪之下，變了顏色。你看，自我從睢陽突圍而出，一馬奔馳，走了這樣遠，還沒有碰見二人，這些過慣平安生活的老百姓，拋鄉離境，不知道逃在甚麼地方去了。幸而好還有張相公守着睢陽，同賊兵抵抗，才保得江淮平安。

，否則更不知道怎樣了呢？

想到這裏，南霽雲不覺長嘆了一口氣。然而一轉念：——我生就銅筋鐵骨，學成全身武藝，受了國家養育之恩，正應當報答國家。而今是國家民族危急存亡的時候，也正是一個國民爲國家盡力的機會。我在張相公這樣一個智勇全備，公忠體國的元帥麾下，正好多出些力，不，盡力的把安祿山同他部下的賊兵消滅淨盡，收復我大唐的大好河山，使老百姓也好再安居樂業。只感慨一會有甚麼用呢？應該努力做去才是。

于是，南霽雲心地開朗了，覺得四週的深秋特有的那股蕭殺之氣，以及那慘澹之感，也漸漸的輕鬆起來。于是鐵槍也不沉重了，韉手得同平常一樣。似乎那馬也感到輕鬆，四蹄如飛，蹶起更高的黃塵。

那時賀蘭進明的大軍駐在臨淮，這是南霽雲要求求救的地方。睢陽離

臨淮並不算遠，南霽雲又是馬不停蹄，用不了多少時日，就到了。南霽雲向守城軍士說：「我是張巡張相公部下的將官南霽雲，有要緊軍情，請傳報進去，我要立刻叩見賀蘭將軍。」

在中軍實帳中。正面設着公案，案後是一把虎皮交椅。兩行介冑之士，順着公案向下擺開，一直擺到中軍帳門首。南霽雲就在這個地方見着賀蘭進明的。

「將軍遠來，一路風塵，想必辛苦了。」賀蘭進明坐在虎皮交椅上，欠一欠身子說。

「爲了國家，奉了張相公將令，那裏說得上辛苦二字。現在睢陽被安祿山的賊將尹子奇圍住，張相公雖然竭力抵抗，雖然也曾大小打了一些勝仗，但是賊兵太多，一時那能殺得過，所以只好死守着城池。守了幾個月

兵民死了不少，糧食也快吃完了，壽雲離開睢陽的時候，兵將每天只有一勺米，同樹皮茶紙之類的東西，煮在一塊吃。睢陽原是兩淮的屏障，睢陽一失，兩淮也免不掉動搖，如兩淮也失陷，那我們收復失地更不知道要困難若干倍了。將軍的大軍駐在臨淮，虎視一切，張相公特派壽雲到將軍處求救。望將軍派遣大軍。隨同壽雲一道，前去救援睢陽，救着睢陽，也就算救着兩淮，也算救着大唐。」

南霽雲說畢之後，深深向賀蘭進明打了一躬，兩眼注視着賀蘭進明，深切的盼望賀蘭進明口裏吐出一個應允的字眼來。然而賀蘭進明並不說話，只是雙眉緊皺，想了一會，然後說：

「賊兵圍困睢陽，將軍孤身一人，却是怎樣出來的？」

「啓稟將軍，壽雲突圍時，原帶得有三十餘名勇士，與賊兵千萬鏖戰

的結果，三十餘名勇士全死在陣雲裏了。霧雲仗着一副弓箭，一條鐵槍，才殺出重圍。天幸不曾帶傷，連日連夜來到將軍麾下求救。睢陽是國家的土地，睢陽圍城中的老百姓是國家的人民，望將軍早日發兵，星夜去救援睢陽，萬一遲了，睢陽城中糧絕，就無法救了。張相公爲國殉難事小，失了國家土地事大，使兩淮震動事更大了。望將軍早日發兵！」

賀蘭進明仍然點頭不語，半晌。

「張相公智勇雙全，是我久仰的。」賀蘭進明說：「以張相公那樣的人還不能殺退賊兵，反被賊兵圍住，可見賊兵的厲害了。我雖然駐在臨淮，隔睢陽不遠，當然隔賊兵也不遠了；我統領的這一點人馬，只能保守臨淮，那有力量去救睢陽。不是我不發兵，實在是力量不夠呀！兩將軍，辜負你冒辛受苦來這一次，真對不住你，也對不住張相公，將軍回去，見了

張相公，就說我還要請他見諒哩。」

這話如一把利劍，刺進南齊寧的心。一時真說不出是甚麼味兒。他定了一會神，又連忙向賀蘭達明行禮。

「張相公同隴陽滿城百姓，望將軍發兵救援，就如大旱望雲霓一般那樣迫切，又如嬰兒望乳一般那樣需要，誰知將軍竟不發兵！將軍，隴陽是國家的土地，隴陽的百姓是國家的人民，而今這國家的土地同人民，眼見得就要陷入賊兵之手！將軍奈何擁着大兵，坐視不救？將軍，賊兵如打破隴陽，得了這咽喉之地，難免不來進兵攻取臨淮，好席捲兩淮，將軍如要想保兩淮安全，守住臨淮，只是發兵救援隴陽，殺退賊兵，就可以辦到了。望將軍以國家人民爲重，早日發兵吧。」

賀蘭達明把眼球一轉：「南將軍，出兵的事以後再商議吧，現在且擺

一棹酒席出來與將軍接風。」

賀蘭進明一聲吩咐下去，一棹酒席立刻擺出來，這酒席非常豐盛，山珍海味，鷄鴨魚肉，四季菜品，色色俱全。賀蘭進明這樣招待南霽雲，自有他的用意，他聽見南霽雲單人獨騎，仗着一條槍一付弓箭，從十萬賊兵中殺出來，竟沒有帶一點兒傷痕，這是一員上等勇將，是毫無疑義的了。他很想使一點籠絡的工夫，把南霽雲留在自己帳下，不讓他再回離陽去了。這是賀蘭進明的如意算盤。

南霽雲面對着這樣豐盛的酒席，只覺一股酸辛之感，從心裏直冲上鼻頭，兩眼裏的淚珠再也包不住了，一顆顆着臉頰直流下來。

「南霽雲剛才說過，一面雲雲帶着哭聲說：一離陽離陽的時候，離陽城中的兵民，每天只能吃一勺米，現在更不知怎樣了！蒙將軍厚賜，這酒席

雖然好，想着睢陽城中人，饑雲那裏吃得下去。將軍如能馬上下令，發出救兵，救了國家土地，救了國家人民，比較賜齊雲一頓酒飯吃，就受賜多得了，將軍，應允發兵吧？」

「南將軍，請先用酒飯，我還有旁的話說，至于發兵的事，我剛才已經說過了，何必再提牠呢？將軍，坐下請用酒飯吧。」

「賀蘭將軍，你真不發兵？」

「對不住張相公，我的兵太少，無法抽調啊。」

賀蘭進明一心只想把南霽雲留下，執意不肯發兵，隨南霽雲怎樣說，怎樣哀求，反正不肯，千萬個不肯，南霽雲忍不住心頭發火，怒氣冲天，他雙眼圓睜，一點眼淚也沒有，逼視着賀蘭進明，說：「賀蘭將軍，你帶領大軍，駐在緊要所在，眼看着國家的土地向人民要失陷賊手，何能坐視

「不理？你還能算大唐的人嗎？國家枉自養育了你？」

南霽雲說畢，也不告辭，氣憤憤跑出帳外，跨上馬去，放開馬就走。軍士們要阻擋已經來不及了。

衝到城外，南霽雲回頭看着臨淮城樓，拈弓搭箭，一箭射去，那箭正中在城樓上。他立下誓言：「殺退賊兵過後，一定要殺賀蘭進明這不顧國家人民的奸賊！」

弦高犒師

若干年前，春秋列國，五霸紛爭，干戈擾攘；各國之間，雖然時以兵戎相見，然而商業關係並未斷絕，戰者自戰，經營者自經營，各國商人戴月披星，不辭勞苦，不避危險，也不管山高水險，仍然大本販運，小本營生，來謀得一些利息，以便贍家養口。

鄭人弦高便是這樣一個商人。

不久以前，鄭國曾被晉秦兩國的大軍圍攻，幾乎國亡家破，虧得老人燭之武，不顧自己年紀老邁，冒着性命危險，繞城而進，潛入秦營，見了秦穆公，費了一番唇舌，說明利害，打動秦穆公的心，單獨與鄭講和，撤

兵而去，只留下杞子等二人在鄭國戍守，晉軍因秦兵一退，頓覺孤立，於是也只好退了。杞子等三人留戍鄭國，在鄭國人眼中看起來，仍是一個不了之事，然而眼箭不致國亡家破，留下一些時日，也好休養生息，不會不復興起來。

在圍城之中，弦高終日懸悶，惟恐一旦城破，自己不免要作亡國奴，那真是寧死也不願意的事。他也曾竭心盡力，幫助兵士守城，他也曾解囊捐輸，充作兵餉，無非是不願作亡國奴的表現，盡一個國民的本份而已。幸而離間成功，敵兵全退，一時又恢復了太平景象，弦高才吐出一口長氣，心裏一塊石頭也才放下。

弦高休息了一些時候，又才打點資本，販了一些牛隻馬匹，零星貨物，選擇吉日，別了妻子，督率童僕，驅着牛馬，担着貨物，一行出得城來。

直向東都而去。原來那時周朝皇帝雖說衰弱，然而他終歸還是個皇帝，爲五霸所尊崇，於是東都洛陽終歸是個帝都，商賈輻輳，買賣熱鬧，各國商人來此販賣貨物的不知多少。所以弦高也來此地，碰着貨物缺乏，也真可以賺個加倍利息。

弦高率領人衆，一路上免不掉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過了些華楊古道，也經過一些小村莊。走了幾日，這天走到滑邑該管地方，隔宿頭還有相當路程，却早已夕陽銜山，倦鳥歸巢，暮靄四起，眼見得一霎時便要黃昏了。弦高騎在馬上，眼望西方一片晚霞，不覺心下沉思道：「眼見得快要晚上了，離宿頭還有這樣遠，若不加快趨行，惟恐趕不上宿頭；在這荒野所在，難免不有歹人前來打劫；如若被劫，那便如何是好。還是催促童僕，趕快趕路，趕到宿頭，就萬無一失了。」弦高打算停當，正想催促童

僕趕路，猛然看見前面塵頭滾滾，高有數丈，好似一彪人馬，馳驟而來，不禁大吃一驚，疑惑是果眞夕人到了。連忙叫童僕驅着牛馬，担着貨物，向右拐灣，走上小路，火速藏到那片樹林裏去。大家聽言，一降忙亂，動手便趕，開腿便跑，不一刻，已經藏在那片樹林裏去了。

雖然藏進樹林，弦高還不十分放心，自己立起來，藏在一株大樹後面，臉向大路，目不轉睛的看着，他是看看來的到底是何方人馬。那陣塵頭越來越近，已經可以看見領隊那面大旗，隨風招展，當中一個斗大的秦字。秦字旗後是大隊人馬，也有騎兵，也有步兵，刀槍如林似雪，當中三員大將，頂盔貫甲，相貌堂堂，威風凜凜。過了好久方才過完，向着弦高來的路上去了。

這杆秦字旗刺入弦高眼中，使他吃驚不小，他想到：「我在路上並沒

有聽見秦國要同那國交兵開仗，也沒有聽說杞子他們要回國換防。這支秦國人馬，看他去路，又分明向我們鄰國去的，此事必有原因。」弦高越想越覺勢頭不對，越覺得秦國這支人馬來得古怪，其中必定有甚麼詭計，於是就叫過一個精細童僕吩咐道：「現在天色不早，已經快黑了，我現在心中有事，也不再趕路，就在此地支起帳篷過夜。這事你到可以不管，你快快辭去，打聽秦兵是連夜走了，還是駐在前面，打聽實在，火速回來報我知道。此去可要小心注意，休要露出破綻來。」童僕領命去了。弦高又吩咐大家支起帳篷，埋鍋造飯，吩咐完畢，大家分頭作事。弦高又靠着大樹坐下，沉思默想，他總覺得這支秦兵來得奇怪，「秦兵如果來換防，事前必有通知，我沒有聽說秦兵來換防的話呀！不好，現時杞子他們在守鄰國北門，北門正是秦國進兵必由之路，如果這支秦兵是來攻打鄰國的，杞子

他們裏應外合，豈不糟了！」

弦高想到這裏，不由着急起來：「這怎麼辦呢？我不看見不知道到無話可說，現在我看見了，又知道了，難道眼睜睜的看見自己的祖國亡在別人的手裏嗎？這不能的，這不能的！我要想法救自己的祖國啊！」

弦高又一轉念：「我不過是一個買賣人，兩勝無千斤之力，又不會武藝，手下只是一些童僕，又無強兵猛將，怎能敵得住這支秦兵？我們枉送性命還在其次，仍然不能救祖國危難，這事可就大了。這事怎辦呢？我得想一個萬全之計才好。」想到這裏，弦高可坐不住了，他立起身來，圍着大樹打轉、左思右想，虧得弦高聰明，終歸想出一條計策來：「如果秦兵是真因了杞子他們作內應才來，一定是偷偷來的，我不如一面叫人回去報告主公，好防備杞子他們，一面我準備一些牛馬貨物，到秦營去勞軍，叫

他也知道我們鄭國已經知道他們來，早有準備，他們已經身入重地。這樣一來，也許他們會退兵的。只要救住祖國，就是把自己的資本花光了，也是應該的。好，我就是這樣辦吧。」

弦高主意打定，恰好晚飯已經作好。弦高一面吃飯，一面盼望派去打探秦兵的人早些回來。不久，那派去打探秦兵的人已經回來了，向弦高報告：「秦兵已在前途扎下營寨，隔這裏不過三里地呢。」弦高聽了，就吩咐：「這裏的事你不必管了，你趕緊連夜回去，宮門擊鼓，報告主公，說秦兵已經入境，恐怕杞子他們要作內應，請主公吩咐大小兵將，小心防備才好。」那人答應一聲，趕緊飽餐一頓，身帶乾糧，起身走了。弦高又叫人牽了十二條牛，八匹馬，又帶上了一些零星貨物，親自押着，直向秦營而去。

原來秦兵果然來意不善。自從杞子他們奉了鄭君之命，把守北門，他們看出便宜，便聯名寫了一道本章，派人送回國去，呈上秦穆公一看。本內大意是：他們現守北門，如果這時派遣一支人馬，暗入鄭國境界，一聲暗號，他們就開門接應。準可以佔領鄭國，秦穆公把本一看，正中下懷，就馬上下令，命孟明視掛帥，白乙丙西乞術二人爲副，帶領人馬，前去攻打鄭國，雖說大夫蹇叔極力諫阻，說孤軍深入，萬一洩漏，一定片甲不返，危險太大。秦穆公一心想佔鄭國這塊好地方，那裏會聽蹇叔的話，仍然命孟明視領兵去了。

孟明視三人領着人馬，晝夜趲行，這日到了滑邑附近，扎下營寨。三人在中軍帳，點起紅燭，擺開酒宴，大吃大喝起來。吃到高興處，孟明視說：「我們辛辛苦苦，今天已經算踏進鄭國境界了，明天再來一次彘行軍。」

，就可以趕到鄭國都城，那時杞子他們開城接應，我們毫不費力，就可滅了鄭國，也算替主公佔了中原一個好地方，我們也算得奇功一件。」白乙丙答道：「是啊！我們現在人不知鬼不覺的就到了鄭國，明日我們就可以建功了，我們得功之後，就可以高官任作，裂土封茅，那真是替祖上增光的事。幸虧主公沒有聽蹇大夫的話，不然我們還得不着這場奇功哩。」西乙術也道：「那也不怪我父親，本來他的年紀也太老了，人一老，自然胆子也會變小的。不過我一想到他老人家說我們回不了國，不死在鄭國，也會死在晉國的崤谷的，我真也有點打抖。」白乙丙說：「算了罷，你也來這一套，你還說你父親胆小呢，你這就不算胆小否？我料定我們一定成功，那裏會死在鄭國，也決不會死在晉國崤谷之下，那全是你父親駭你的，你要當作真的了。」孟明視也道：「明天就要成功，今天不許說不吉利的

話。我想到明天我們忽然進了鄭國都城，真如從天而降，真要弄得鄭國君臣上下，諸色人等，莫明其妙，不知所措，慌慌張張，手脚也沒一個放處；然而我們輕輕易易的就佔了一個好地方，建了一樁好功勞，那才好笑哩。說到這裏，我們真應該喝幾大杯，預祝成功。」孟明視話剛一說完，就舉起杯來，一飲而盡，又抓過酒壺來斟酒，白西三人看見如此，也舉起杯來，一飲而盡。三人在中軍帳中，說說笑笑，開懷暢飲，吃喝不休，甚麼事一時也不管了，蹇叔的話早已拋向九霄雲外去了，真是！得飲酒時且飲酒，得歡樂處且歡樂，不管甚事，明天再講不遲。

孟西白三人在中軍帳中開懷暢飲，弦高帶着人衆，押着牛馬，正在大路上行走。天上一彎明月，滿天星斗，一陣晚風從臉上拂過，頓覺遍體生涼；牛馬蹄聲雜踏，正好打破這夜中的寂靜。弦高一面走一面心中打算：

「我此去勞軍雖然是計策一條，可不知秦國元帥能不能如我所料一般，就自己退兵。好在是各盡各心，我此去也算是盡了我的心，能不能如願以償那只好不去管他了。」心中有事想事，走路便不覺遠，也不覺得費的時候長，弦高旋想旋走，不一時就遠遠望見秦營燈火，如同天上的星斗一般，弦高連忙督促人夫，趕快前行。不一刻，已經走到秦營附近，就聽見一個關中口音的人大聲問：「甚麼人？」原來那裏有一個甲士守衛。弦高連忙答道：「鄭國使臣前來求見。」甲士又問：「來幹甚麼？」弦高答道：「奉了主公之命，特來犒勞貴國人馬。」甲士聞言，方才說道：「你在這裏等着。」弦高連聲稱「是」，就在秦營門外等着。

甲士進了營門，來到中軍帳，向三位元帥行了軍禮，然後說：「啓稟元帥，營外鄭國使臣求見。」孟明視，白乙丙，西乞術三人正在暢飲當中。

孟明視見這話，不覺大驚，孟明視連忙把酒杯放下，問：「鄭國使臣前來則甚？」甲士回道：「他說他奉鄭君之命，特來勞軍。」孟明視不覺向着白西二人說：「有這等事，他們竟知道我們來了！這怎麼辦，還是見他不見？」白西也一時相對無言，過了半晌，白乙丙才說：「他既來了，不見也是不行的，不如請他進來，看他如何說，再爲定奪。」孟明視說：「也只好這樣辦。」就叫甲士出去，請弦高進來。

不久，甲士帶着弦高，走進中軍帳，孟明視等三人連忙站起，對施一禮，讓弦高坐下，孟明視問道：「請教尊姓大名？」弦高答道：「姓弦名高。」三人同聲說：「原來是弦大夫，失敬了。」四人又客套一陣，之後，孟明視又問：「大夫何來？」弦高答道：「敝國國君叫我來向三位將軍說，知道三位將軍帶領人馬到敝國來了，特預備下八匹馬，十二條牛，同別

的一些小玩意，叫我奉上，略表一點慰勞意思。太菲薄了，還望包含一點。此後貴軍如果在敵國住一天，敵國一定備辦一天的糧草，住上十天，也一定預備十天的糧食。如果貴軍開拔回國，敵國也一定派兵護送一程，略盡地主之誼。」孟明視三人聽了，面面相覷，不知是收禮好還是不收禮好，一時拿不定主意，又不好當着弦高商議。過了半天，還是孟明視說道：「大夫遠來辛苦，既把禮物送來，我們不能不收，只好收下了，請大夫回去時見了貴國君，代我們致謝。我們是出來巡邊不久就要走的，貴國也不必供應糧草，也不敢勞動貴國的兵馬相送。」弦高聽了，不覺稽笑。甲士奉命把牛馬收進帳後，孟明視又說：「大夫遠來辛苦，這裏有現成酒席，大夫如不嫌棄，何妨同飲三杯。」弦高稱謝，飲了幾杯，就向三人告辭，出營回去。

弦高走了之後，孟明視，白乙丙，西乞術三人仍然面面相覷。過了一會，白乙丙說：「鄭國已經知道我們來了，怎麼辦呢？」孟明視說：「鄭國已經知道我們來了，一定早有防備，我們輕易去攻，一定攻打不下。如果把鄭國圍了，又沒有後援，還是沒有辦法。無論如何，反正滅不了鄭國，也許還會出別的岔子，不如帶領人馬回國去罷。」白乙丙說：「主公叫我帶領人馬出來，原是因為有杞子他們作內應，叫我們滅了鄭國回去。現今不過只遇見一個弦高，就收兵回去，怎樣去見主公。鄭國縱然有備，但是秦強鄭弱，我們未必就敗給他；還是不如滅了鄭國再回去。」孟明視說：「是喪師辱國的好，還是全師返國的好？」白乙丙說：「當然是全師返國的好。」孟明視說：「可又來。鄭國有備，我們未必能打勝仗，與其喪師辱國，不如全師返國。如說無功不能回去見主公，不如把滑邑滅了，我想

滑邑一定沒有雷兵把守，滅他極易如反掌。滅了滑邑回去，見了主公，也算功勞二件。二位以爲何如？」白西二人聞言，想了一回，覺得此言有理，於是同聲贊成。

到了半夜，孟明視、白乙丙、西乞術三位元帥，指揮本國兵士，拔寨齊起，殺奔滑邑，一鼓攻下滑邑。大掠滑邑，天明之後，班師回秦國去訖。至於杞子二人，知道消息洩漏，也就逃往鄭國，投奔別處去了。

弦高國家之後，鄭君召見他，封他「官」弦高辭謝，「愛國是國民的本等，國家有難，百姓是應該毀家抒難的。現在既然救住了祖國。區區牛馬算得甚麼。何況小民原是商人，也作不來官，望主公收回成命。」鄭君無法，只好給弦高財帛。弦高仍是堅決不受，飄然而去。

443113

BC

46.7

1/2